

笑話出籠。百無禁忌

張大千喜歡講笑話，有他在場便覺笑語聲喧，滿室生春。他一生喜愛平劇，地方戲劇也一視同仁，年輕時候也曾粉墨登場，與名伶交往更是水乳交融，老一輩的與他均有深厚的交情；回臺定居後，凡是稍具氣候的伶人，差不多都得到過他的贈畫，也都作過「摩耶精舍」的客人。

小一輩的伶人與張大千在年紀上相差均在半個世紀以上，因此順理成章的尊稱他為「張公公」或「張爺爺」，但是張大千却不願接受，理由是徐雯波夫人還不算太老，稱她「張婆婆」或「張奶奶」，她會不高興的，所以甘願自動降格，要人家叫他「張伯伯」。徐露自認與徐雯波夫人年紀相差不遠，索性便稱張夫人為「姐姐」，從而張大千便成了「姐夫」了，張大千還很高興有這樣一位標緻的小姨妹呢！

「摩耶精舍」的工程不斷的在進行，有一次天井中又在挖掘池塘，張大千食不知味，簡直是一飯三吐哺，牽掛着工程進行的情形。有一天中午用飯時，張大千說：「從前有個老客齋鬼在臨終前，始終伸着兩隻手指不肯斷氣，旁邊的家屬問他是不是耽心那兩件事？那兩個人？還是那兩處田地？有關「兩」的問題都問遍了，還是不瞭解他心裡究竟指的是什麼；後來還是他的老伴會過意來，命兒女把他床邊油燈內的兩根點燃的燈草挑掉了一根，老人才安心的含笑瞑目逝去。」

張大千中飯尚未用完，便急着起身拄杖離開了飯廳，匆匆忙忙的要去督理施工的情形，徐雯波夫人嘆

着說：「老太爺呀！你急個什麼勁兒？工人們也在午飯休息哩！你把這頓飯好好的吃完嘛！不差這一點時間啊！」

張大千一邊往外走，一邊答話說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我就跟那個吝嗇的老傢伙一樣，心裡老是記掛着那兩根燈草。」張夫人笑着搖搖頭，實在拿他沒有辦法。

五花大綁還下油鍋

有一天「摩耶精舍」招待一批客人，品嚐「大風堂」的名菜，客人有榮總的徐道昌大夫，平劇名伶徐露女士，書畫鑑賞家徐伯郊，女記者徐敏和，連同徐雯波夫人，姓徐的共有五位之多，張大千順口說道：「啊呀！今天可不得了啦！我簡直是給姓徐的包圍啦！」

張大千老年時常到「榮總」復健部去作電療，電療時需要用好幾根電線和特殊裝置，扣緊在身體的關節處，而且還得把雙手浸在一種有溫度的臘油鍋內，以幫助神經系統的穩定，張大千笑謂友好道：「老夫真是罪孽深重，不但上了五花大綁，還得下油鍋呢！」

電療小室內，原有兩張臥床，有一天畫家李奇茂前往電療，一進門突然看見銀髯拂胸的張大千躺在床上進行理療，隨即趨前問候，張大千風趣的說：「你來幹什麼？這裡是九十歲以上老人才可以來，而我不到九十歲是揩油來的，而你呢？」李奇茂接着說：「您老是來揩油的，我也是來揩油的！」

有一年秋夏之交，幾場斜風細雨，頓覺寒氣逼人，張大千不留心便患了感冒，住進榮總治療休養，張岳公前往探視，張大千很高興的說：「我自己的發燒已經退了，可是我家的黑猿也患了感冒，還沒有退燒呢！」

張岳公面對這一位詼諧成性的老友，不覺也展露了他風趣的一面，笑着問道：「你和黑猿誰先感冒？」

張大千不明就裡，據實答說：「是我啊！」

「那就好，如果是黑猿先感冒，說不定是他傳染給你，如此一來就要送你進獸醫院去治療了。」

民國七十一年，歲次壬戌，根據十二生肖有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龍、巳蛇、午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雞、戌狗、亥豬的屬性，這一年稱作「狗年」。歷史博物館循例出版了一套十二張的「狗畫名信片」，均為知名畫家作品，封套上選用張大千所畫的「北京哈巴狗」，活潑可愛，呼之欲出。當一大包「狗畫名信片」送到「摩耶精舍」的時候，張大千看了又看，不禁啞然失笑道：「狗畫明信片，凡是有畫在裡頭的都變成狗了！」

當時在座聊天的人，看見封套上中文印的是「狗畫名信片」，英文印的是「THE YEAR OF DOG」。如果把「畫」字當作「名詞」解釋當然是「狗畫兒名信片」，如果把「畫」字當成「動詞」來看，那不就是「狗畫的名信片」了嘛！倒是英文「狗年」不會有其他聯想的可能。

轎伙心情各有不同

從前在交通工具不够發達之際，四人抬的大轎便是千年以來最豪華的代步享受，坐在轎內的人固然是心曠神怡，既威風又神氣，然而四名轎伙除了汗流浹背，使盡力氣而外，彼此的神態和心情也各有不同，張大千以四句話形容得一針見血，入木三分：

最前面的轎伙是「揚肩吐氣」；

第二名轎伙是「不敢放屁」；

轎後的那一名轎伙是「昏天黑地」；

最後的一名轎伙是「拖來拖去」。

試看抬轎子的最前面一人，具有開道及帶路的責任，趾高氣揚的吆喝路上行人迴避，並斬釘截鐵的關照後面的伙伴快慢左右，真可謂「揚眉吐氣」了，而後面的三人就非得亦步亦趨不可矣！

而第二名轎伙的背後，正對着轎門簾子，轎子裡坐的不是老爺就是夫人，再不然就是少爺小姐，如果毫無顧忌的排氣放屁，臭氣直沖轎裏，豈不唐突貴人，如何使得，所以就「不敢放屁」了。

轎子後面的轎伙，視線被高頂的轎子阻擋，不但看不見前路，就連左右也看不清楚，雖有眼睛而無處使用，只有「昏天黑地」盲目跟進的份兒了。

最後面的一名驕伏更是完全使不上勁兒，尤其在轉彎抹角時，他的幅度特別大，彷彿被「拖來拖去」似的，也只有跟隨打轉而無可奈何了。

驚險遭遇渾身駭汗

張大千一生遭遇過不少險象環生，驚恐萬狀的局面，端賴吉人天相，每次都能化險為夷，安然無恙。唯獨有兩次，當他置身危險狀況之中時，清楚感受到危險的逼人而來，雖然也能安然渡過，但是每一憶及，餘悸猶存。

民國三十年由重慶坐飛機回成都，升空以後，飛機的艙門突然被風吹開，冷冽的強風灌進機艙，乘客被吹得從座位上飄起來，好在機上的工作人員想盡了辦法，才把機艙門合攏了，雖然刺骨的寒風令人直打哆嗦，但是一個個都嚇得面無人色，冷汗透衣。

另有一回是張大千同他的十多歲兒子夜渡索橋，也就是四川都江堰上那道搖搖晃晃，又長又窄的索橋。下面是驚濤駭浪的激流，猶如萬馬奔騰，白天尚且提心吊膽，何況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。他們提著燈籠，小心翼翼的向前走去，正好走到一半的地方，一陣狂風吹熄了燈籠，剎那間黑漆一片，但聽橋下波濤奔騰，恍如鬼哭神號，四周黑影幢幢，寒風淒厲，不禁為之毛骨悚然，心想：「這下子可完了，要是掉到橋下，不止是粉身碎骨，就連屍首也要葬身水底。」真箇是進退兩難，亂了方寸。

兒子問他怎麼辦？張大千強作鎮定的向兒子發出命令道：「丟掉燈籠，扶緊鐵索！」於是父子兩人凝神定氣，像瞎子摸黑一樣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，終於走完了全程；自然又是一身汗透，事後張大千回憶起來說：

「那一段索橋摸黑夜渡，要算是我這一生走過的最兇險、最駭怕、最艱難的一段路程了。」

孫女綿綿同遊梨山

張大千的孫女綿綿，自幼聰明乖巧，每天膩在爺爺的懷裡，撒嬌耍賴，逗得爺爺心花怒放，笑口常開。在「八德園」居住時，綿綿三歲就會說巴西話，但同爺爺交談却是道地的四川話。

張大千每次外出旅遊都想帶綿綿同行，親友們都說她太小了，除了花錢而外，根本不懂得欣賞各地的風光，所以當他旅遊在外時，想起綿綿在家陪他散步賞花的情景，便深深的陷入濃郁的懷念之中。

張大千回國定居以後，綿綿也已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，平日留在美國讀書。民國六十八年暑假回國，與爺爺一同前往梨山遊覽，到了臺中，綿綿說：「爺爺，我們坐飛機去好嗎？」於是他們包了一架直昇飛機上山，從雲端俯瞰羣山聳翠，真是美麗極了，這使他想起若干年前飛機爲了躲警報，環繞峨嵋山飛行的往事，同樣是如詩如畫的風光，心中不免有許多感慨湧起。

正值梨山水蜜桃成熟的季節，回程攜帶了大批紅豔豔的菓子，深恐車行顛簸，所以仍包直昇機下山，

飛抵臺中後，錯過了班機的時刻，再包直昇機回臺北，回到家裏，所有的水蜜桃連一個也沒有碰壞，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。

上國衣冠豈可隨便

不管走到那裡，張大千永遠是一襲中國布袍、一雙布履，十足表現出中國人雍容儒雅的氣度和風範。古典美人入畫，而現代女性不入畫，便是因為古典美人的服裝有恆久不變的特色。張大千常說：「近半個世紀多來，中國始終沒有一隻足以代表我們自己的衣冠，連大使呈遞到任國書，穿的都是洋服，那麼誰曉得你是中國人？韓國人？日本人？女人們的服裝也全都西化了，沒有朝着中國傳統的優美型式和高雅的角度去發展。」並慨嘆道：「袁世凱雖然妄想登基不成，空留許多罵名，但他文武百官的服式却全設計好了，這是袁某人唯一可取之處。」

昔時婦女不但纏腳裹得密不透風，就算是不纏腳的也必須穿上布質或綾羅製成的襪子，那像是今天的婦女光着雙腳套一雙皮鞋，簡直不成體統。昔年張大千在京滬鐵路車上由於天氣燥熱，忍不住脫了鞋襪，惹得鄰坐的一位女士皺眉掩鼻，甚至招來警察進行干涉；張大千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現在不是講究男女平等麼？那位小姐為何不穿襪子呢？」氣得那位小姐直瞪眼，警察見他說得有理，也對他莫可奈何！

由於張大千的名氣太大，報章雜誌上經常報導他的消息，慣用「張大師」來稱呼他，或由於手民誤植，或由於印刷不清，「師」字常被誤認為「帥」字，因此他行踪所到之處，忠厚老實的鄉下人，便恭而敬之的尊稱他為「張大帥」了，每每弄得他啼笑皆非；但是眼看人家敬謹誠摯的態度及模樣，也就不忍心再說什麼了。

